



嘉祐新集卷第十三

趙郡蘇洵明允

書六首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與孫叔靜簡并跋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必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十錢誠不

足以瞻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
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
者皆勞勦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
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
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
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
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
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
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
豫章橋抽芥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

覺勦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剔除
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
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
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
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
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
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
及長知取事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
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
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

士家本任

自粹有

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
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
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
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
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滿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
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
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未平居思

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弃萬國天子
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
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
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後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
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
增加悖簿器四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
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益

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威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

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僣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

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

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
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
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
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
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此窮困
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
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携
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
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
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

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
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
以此辭然恐無以荅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
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嘗見之否冬
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
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
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
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間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

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間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遂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為笑又居間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揚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閱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郵乎其

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

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倉宋本蒼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徙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枚郢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

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劉見廢又皆以
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譽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
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
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
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存襄
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
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
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潮獨不能

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弃人矣
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
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潮也。潮固無取然私獨嘉
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騫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
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
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
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
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
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
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

加喜不得而恚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瞻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授者庶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與孫叔靜

久承借示新文及累為訪臨甚荷勤眷文字已為細觀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為証此是時文之病凡論但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付誠未思之專此不宣洵白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適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示相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乃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專記

嘉祐新集卷第十四

趙郡蘇洵明允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

族譜後錄下

太宗譜法

族譜亭記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猶有譜之力也。蓋自唐堯。

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曰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後焉者。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

不載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越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宋無譜尊以
下十八字

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躬，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鉞子祈 無嗣

不仕娶子福 子宗夔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宗夔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年若干 子昭慶 子惟善 子垂正

七月二 子昭慶 子惟德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瑗

卒 子昭文 子涓 子瑗

子沆

子浩

子宗藝

無嗣

子漸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暉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駿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棟

無嗣

子祐

子宗霽

子昭杞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族譜後錄上篇

子澄

蘇氏之先出於顛穰顛穰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錢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曾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莘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

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建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彙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郡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玄味道聖曆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

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肩始有蘇氏故
肩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
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
愆生而兄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
昆吾樊至司寇愆生自司寇愆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
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
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
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
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
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

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
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歲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
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
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
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
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
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
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

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
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
庶子又不得補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故
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
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
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
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
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
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注皆

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
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
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
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
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
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
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
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
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眉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馬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淫則已不詳自曾祖斬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間生子五人而吾祖枯景火景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

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自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妣嚴毅君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果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

無親疎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弃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調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

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弃之屬
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
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種云
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
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
孤喜為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為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
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
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
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為已而厚
於為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

敬人以為諂及其見田父野者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
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
間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
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
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
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
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
也卒不肯受力為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
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
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

官宋本宦

甚嚴。夫人常能得其觀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者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篤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重無窮。皆世自為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其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

以學者之事不如此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
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
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 四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

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怒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

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馬鬣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四

嘉祐新集卷第十五

趙郡蘇洵明允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假山記

老翁井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并跋

丹陵楊君墓志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程氏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修禮書狀

張益州畫像記

嘉祐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之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方平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嫌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未存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

正月粹有

敬粹之

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
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
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敬敬未墜於地惟
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
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
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
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
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醜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
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

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
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
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奪民吾不忍為
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
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
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微如何
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
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
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
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

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
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
有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
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芄芄。倉庾崇

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
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
居而不樂。不樂而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
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
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界我。以形而
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
故居而不樂。不樂而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

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品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李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丁道其先師平潤事，與

嘉宋本佳

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余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白，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

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遂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思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獲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知任為棟梁

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腐。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朽。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_一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

末

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空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茲葬書為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熱力自速。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歲_數十_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為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

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益溢以瀾。飲以為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泉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下萬年，自黎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水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為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鬚紅顏，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塙破紙爛，兵火所燒。至於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鏡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昴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且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颺。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裾飄飄。抱撫四絃，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蠹。粧非今人，脣傳黑膏。唯是五星，筆

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縮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
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
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
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
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
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
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

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
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
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下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
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溥溥洵涌
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
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
如燄馳者如鷲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
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
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

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

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轡。而言車之功。於轡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轡。是轡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轡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自謾。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

大乃能感悔。推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虜。建大旂。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抑。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

東坡跋石昌言北使後文附

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載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本蓄於陳履常家。昌言名揚休。善為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公國使虜。還得靈向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喜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膽過其身。一生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者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蓋欲以死捍。吾國也。其為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二年九月一日。載事記。

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幼如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揚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

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琳既仕於朝，銘曰：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蜺蜺，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愴愴其惟，其下惟

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落，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譟。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迹。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窓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玉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處。子時亦來，止於臨。活繫馬解鞍，愛

知宋本如

弟子癯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後。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忌。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擗。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瞑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疑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藁。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

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靈。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歎歎。姊不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為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期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於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護。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尚饗。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祖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執與轍僅存不忘咻啣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

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能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寘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寘兮來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

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園。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於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奈何！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竟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昊天不吊，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折，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棄。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此？嘆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

之說與教。大異何者。前所授教。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徃徃。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下去其一。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楹。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其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

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耶？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五

新

嘉祐新集卷第十六

趙郡蘇洵明允

雜詩二十六首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犢

朝日再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白兔

答二任

送鄉人陳景回

憶山送人

上田待制

上傅都漕

答陳公美

送李才元知邛州

送陸提舉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送任師中

從叔母楊氏輓詞

和縉叔游仲容西園

二首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 雲霧為霖 匪山不仁 天實不顧 山川我享 為我百詠 豈不美哉 天哀此下 土班班 鳩鵲晨號 天乎未雨 餘不告勞 誰為山川 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 百過不呻 子不我良 豈無他人 繫我于廐 乃不我駕 遇我不然 不如在野 禿毛于霜 寄肉于糲 寧彼我傷 寧人不我顧 無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無不却。為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界我，子欲已我。惡我所為，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笠。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靈臺伊嘏。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為，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樽。羞鼈不時，豈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

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顏書四十韻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闔羗夷。新造勢尚弱，胡馬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杲尤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柰何不愛，再使踏鯨鰓。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惜哉生我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賽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雖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

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徃徃或予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分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弃路岐况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迺應和閑連不相遠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巖體端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煩馬羈平法未離俗庸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市十會百木斤斧所易為團團

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嘆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颺動搗葉群窳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曷曷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答二任 五言二十韵

曹人賤夫子鳴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過弟子已如麻柰

何鄉閩人曾不為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
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是道窮居出無車昨者入
京洛文章被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
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亦
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鬚鬚重祿無意取思
治山中畚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蕪葭庭前三小山本為
山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豁呀翫此可竟日胡為踏
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願為久相敬終始無疵
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弃其

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
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
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余
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
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
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感恐我後世鄙且愚
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
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夫扎衣冠堂堂偉丈夫
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

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澗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斂，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五言七十八韻

少年喜竒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沒脛，夏秋多蛇虺。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躡雲霞，垂

手撫百山臨風弁，襟袖飄若風中仙。竭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攔。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嶮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熳走塵土，耳聾目眵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上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輾轉。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

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嶺噴迤邐，見鐘南巖岸
蟠長安。一月看五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
黃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
肩。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慮驅以鞭。
累累斬絕峯，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驚如爭先。或
時度岡嶺，下馬步險艱，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
上劔閣，勉强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鹿
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
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
徃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涖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

烈不可干，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
高僧言，問以絕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岩谷行
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虔。五嶺望可見，欲徃苦不
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群蠻。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
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徃
求與識面，復見山巒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鑲，包裹
五六州，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崿，刻氣不溫，不類嵩
華輩。氣象多濃繁，吳君穎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
累。天鵝囚籠樊，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隄。黎雅又可到，
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食。始謂泛峽去，此

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看。

上田侍制詩 五言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強。山大地脉厚，小民十八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梁。少年事游俠，皆可荷耒耜。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鬪兩劍。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脫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蹶蹶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泯泯。右手握麈尾，指麾

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為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丈夫止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弃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卧固不起，芒背實在肩。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罪愆。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傳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

復苦自歎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微恍
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黃
滿田秦民可無飢為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
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為之先
傳侯君在西天子愛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邊傳
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四首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念
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拜君
以為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顏我子在

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為吏天一涯我又厭奔
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心區區老吾儕况從與君別
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垂病侵骨髓二子皆已冠如
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日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
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口自吟鬱鬱自不樂誰為子
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嶺以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
談君顏蔚如故大喙飛塵亦我老應可怪白髮生兩頰
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略只後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
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二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當時不之知為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愆尤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為羣婢一走十四年出首鄉老不出五十千諸田顧彼一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自信誰能邱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秦自固未為壯徒為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邗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

旗宋本旌

馬渡滙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浪游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餐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嗟君本薦學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名家亂如髮焚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兩盈几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何年重相逢祇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
辭罷乞靜得此守走兔入藪魚投津
徐州絕勝不須問請問項籍何去秦
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遊戲欲及晨
霸王事業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
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戟窺城闈
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泝水勻

藤樽

枯藤生幽谷感縮佞無林不意猶為累
剡中作酒杯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
衰意方多感為君當數開藤樽結如螺
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
青莎可為席白石可為枕何當酌清泉
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
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
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
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欲翻浩
蕩吞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
束守一廛未嘗見大物不識天地寬
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
出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檀裘言
又當適南土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蒂心
吹盡為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常縱觀
吾想君至彼胸膈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十年嘗作捷為令，四脉嘗聞慙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
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望之。
船繫河堤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郡喜今行。卧聽曉鼓朝眠穩，
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尊菜長，高風吹旆綵船撐。
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鄉。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里暮，
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德音。
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二首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番番翠蔓纏松上，
祭祭朱梅入竹花。客慢空勞嚴置兕，酒多無用早成蛇。
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獸事共邀終日飲，
渴春先賞未開花。客來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蛇。
衰病不勝杯酒困，醉歸傾倒欲乘車。

歐陽修蘇主簿挽歌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旄俄驚返舊廬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
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挂塵榻遺
編時閱子雲書

老蘇墓銘輓詩哀詞墓表本傳共一卷

墓志銘一首

歐陽公

輓詩一首

歐陽公

哀詞一首

曾南豐

墓表一首

并東坡謝張公撰墓表書

張方平

老蘇本傳

國史

祭老蘇文

蒲宗孟

歐陽文忠公撰蘇先生墓志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



歐陽修蘇主簿挽歌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返舊廬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
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西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挂塵榻遺
編時閱子雲書



老蘇墓銘輓詩哀詞墓表本傳共一卷



墓志銘一首

歐陽公

挽詩一首

歐陽公

哀詞一首

曾南豐

墓表一首

并東坡謝張公撰墓表書

張方平

老蘇本傳

國史

祭老蘇文

蒲宗孟

歐陽文忠公撰蘇先生墓志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

其二子軾轍俱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
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
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時眉山在西南數
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
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懽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似
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
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
祖諱果早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俱不顯職方
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
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廬親族皆怪之

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
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詞歲餘再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為
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
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
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
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
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
發之遲其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
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

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名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
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
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
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
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八有天子聞而哀之特
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君娶程氏大理
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蚤卒軾今為殿中丞直
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蚤卒孫曰邁曰遲有文
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
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泊之而

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
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
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嘆曰知我
者誰唯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予誰宜銘：曰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官留眉蕃：子孫自其高曾鄉
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
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三

歐陽文忠公撰蘇先生挽詞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旄俄聞反舊閣諸老誰能先賈誼
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

獨我空齋掛遺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曾南豐撰蘇先生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
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指事析理
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見之微小能
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
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
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
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

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于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
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叅知政事歐
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
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
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嘆不可及或
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
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
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
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見於
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

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詞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乃為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古今兮辨興亡

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
繫星辰兮射精光眾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
矧二子兮與翱翔唱津呂兮和宮商羽箴兮勗方颺
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煒煌
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張方平撰蘇先生墓表

仁宗皇祐中僕領益部念蜀異時常有高賢奇士今獨
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
也請問蘇君之為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蘊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

諸人而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
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
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以觀
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無方忽斂無餘如大川之滔
滔東注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因謂蘇君左丘明
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
足成君名盍游京師乎因以書先之于歐陽永叔君然
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
為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爭傳誦其文時
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丞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

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
不能用初作昭陵凶禮廢缺琦以為大禮使使事從其
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且再三至引華元
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之稍省其過甚者
及先生歿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蚤用愧
莫先于余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獨與其子居非
道理義不譚至于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塵一區侷
侷如也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
俾就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
使食其祿集成太常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

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宦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不教鄉人問其故笑曰非爾所知也年二十七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所作而曰吾今之學乃猶未之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客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

人交共其憂患死則收恤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嘗譚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與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脛人歐陽脩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辯姦論一篇當時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甚矣先生既歿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之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夫子之至精其孰能至于此

嘗試評之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三謚法法卷易傳十卷初君將游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驎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耳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海內又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美雁不至於巖谷奉常持召已為異禮屬之論譏臺諫之漸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于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厝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若夫鄉黨

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別傳存焉今舉其始卒之大概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東坡謝張太保撰先人墓表書附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辭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于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辯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

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所以作而軾之所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淡然無作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大小畢取所賢非一人而牯度之賢無一見于外者而後世猶信從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於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跡粗若可見其信于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不宣軾再拜

老蘇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數舉進士賢良不中當至和嘉祐間其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洵權衡論策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詞以為雖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得召試而洵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會詔集建隆已來禮書乃以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編纂為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百兩絹百匹以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與軾轍俱善為文而脩所獻幾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形機變之言也

蒲宗孟祭蘇先生文

維治平三年月日具位蒲宗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文安主簿蘇公先生之靈嗚呼天有靈氣不知
自秘無物得之獨先生^兮為才智地有靈光不知自藏
無物得之獨先生兮發為文章先生之才非眾人之才
也凌厲勃鬱駕空鑿密超後無前兮自為紀律先生之
文非眾人之文也健緊道壯排山走浪譚笑睥睨兮若
無巧匠峭華絕頂長松孤勁拔俗掀崖兮未足方先生
之行泰山飛雲浴波瀾紛盤空繞日兮未足為先生之
文嗚呼在古有人猶得而踐獨吾先生不可為而可羨

出入馳驟兮千態萬變縱橫上下兮窮幽浹顯先生初
時未學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閉戶讀書不知其他
後纔數年連舉二科世不見收歸息岷峨曲陵深澗考
槃其邁爰自刻苦遂躡丘軻百家紛擾諸子森羅習為
一途漲為一波洪範史論詆黜譏訶太玄踦贏自古暗
訶先生一言糾繆黜訛世無人知先生已老宗工歐陽
一見歎懊自恨相逢日月不掃^早携其文章出力薦導俾
纂禮書補綴探討以新大典法則祖考是時天下朝走
夕趨爭傳其文規矩風模父子赫然聳動賢愚一家三
人齊立並驅是以歐陽公誌其墓曰學者多尊其賢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号先生曰老蘇善評文者亦曰先生
歐陽之徒嗚呼先生其亦盛乎今無及矣後可繼乎舉
世之貨單窮窘促觀其尋常有一而足獨吾先生兼繼包
廣畜溢困滿橐所求唯欲如法寶藏精金美玉無所不
備驚心駭目舉世之人孱筋軟力觀其尋常徐行已踣
獨吾先生快勇健特攘袂奮氣萬里頃刻左趨右旋不
肆不逼遂窺其奧兮蹈閭入域宋有天下今五世矣景
星屢呈丹鳳屢至流俗慣見不以為瑞惟先生兮離倫
絕類世無有人兮以為異太平之祥兮先生是矣景星鳳
皇兮安足數矣天胡不仁兮遽此奪矣吁嗟乎兮斯文

已矣自今以去兮不復見矣天下之人兮徒頌其言思
其人仰其餘行而已矣衡論幾策前人不到石室金匱
已收遺草禮書論法世不得傳廣內中祕獨有遺編自
當世以及後世始百年以及千年年使來者讀是書以濟
大道由先生以觀聖賢然後知蜀之褒雄相如者為不
足貴而千古以下自劍以南者獨有先生焉嗚呼宗孟
仰先生為久不得執紼兮從門人之後知先生為深不
得質疑兮破未明之心喪舟沿洄丹旒畫開江水清泠
兮峽風吹埃白石磷々兮蒼山崔嵬天寒歲莫兮增我
餘哀再拜柩前兮慘然傷懷穀盈豆登兮酒盈樽壘音

容有無兮恍疑其來者不可即接兮長慟而迴嗟：先
生兮亦已焉哉

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學雕
左奉議郎充州學教授沈斐校



右嘉祐集較今世本共增七篇又附錄一卷老學庵續筆記曰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
雅安守劉太簡簡夫獨深知之以書薦于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切至文
亦高雅今人多傳其本而東坡穎濱二公獨無一語及太簡者老泉集中亦止有辭
召試一書耳如與太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久之又
得老泉所作太簡墓銘亦不在集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刪去不知意果何也按此則
明允文尚不止此惜務觀之不併載二文也卷中劉亦作雷未知孰是

言有... 正考亦已...

期以文... 不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亦其...



